

艺术大师之路丛书

黄 胄



黄胄

湖北美术出版社

藝 術 大 師 之 路 叢 書

黃 胄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胄 / 郑闻慧编著.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7 (艺术大师之路丛书)

ISBN 7-5394-1296-8

I. 黄... II. 郑... III. 黄胄—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998 号

主 编 / 刘大为

副 主 编 / 戴建国 高季方

整体设计 / 艾辛工作室

责任编辑 / 戴建国

责任校对 / 肖锐闻

责任印制 / 程业友

黄 胄 © 郑闻慧 编著

编写人员 / 高凤梧 崔晓东 赵炳勋

出版发行 /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 / 武汉市武昌黄鹤路 75 号

电话 / (027)86787105

邮编 / 430077

制版 / 武汉新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 5 字数 / 70 千字

印数 / 4000 册

版次 /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394-1296-8/K·20·VI

定价 / 十册 220 元 本册 22 元

序

20世纪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群星闪烁，灿烂辉煌。如同国家民族经历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几辈先贤的苦心努力至今繁荣发达。艺术大师们或承古创新、或融会中西，几经碰撞渗合，使这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东方画种，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性发展，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虽曲曲折折，却经年不断波浪翻滚，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挺进。又如一座座耸入云天的丰碑，可歌可泣，可圈可点，更令我辈赞佩传颂。

艺术的执着，使我们在临习大师们扛鼎巨作、领悟其艺术创作思维、技法的同时，对他们的生活和经历也同样充满着好奇和神秘的猜想，找寻大师的足迹、探索他们的成功之路，学习、思考、研究、借鉴，皆是每位后学的一种期盼。

到拨云见日之时，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幸运地走到吴作人、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黄胄等仰慕已久的大师身边，朝夕相处，时时聆听着先生们的教诲，如沐春风，在艺术发展之路上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博学多才的人格魅力与治学严谨的大家风范，领略他们艺术成就，了解并感受到他们生活、修养的风采，终身不忘。

为使后人对大师们的经历和成长过程有更进一步较全面系统地了解，现湖北美术出版社付梓出版二十世纪艺术大师系列丛书，弥足珍贵，人们在领略大师们传世佳构的同时，认识巨匠们的历史作用、研究大师们的成长规律、更深层次地挖掘他们的贡献，必然对推进艺术事业的向前发展有着积极而较深远的意义。今我受命难违，赘此小文，谨为序不胜荣幸之至。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壬午年立秋于京华竹轩精舍

目 录

序

黄胄艺术创作纪实·····	1
黄胄自述·····	31
黄胄谈艺录·····	43
黄胄书画题跋·····	67
诸家评述·····	75
黄胄艺术年表·····	91
黄胄作品评析·····	108



黄胄艺术创作纪实

黄胄的艺术生涯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说颇具戏剧性。他到底画过多少画？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绘画艺术。他朴实无华而光彩夺目，位居艺术群星之中而高峰突起。要把他的艺术活动都记录下来，决不是一两万字能做到的。这里只就他艺术创作的几个侧面如实地做些介绍。

黄胄画速写

黄胄1925年生在河北省蠡县农村，那时村里没有电影、电视，只有各村联合组织的“自乐班”来给乡亲们这村串那村的进行巡回演出。黄胄的爷爷是梁家庄的“自乐班”会头，每年收割后，他们这个“自乐班”就在方圆百里之内的村子里巡演。黄胄小时候奶名叫“老傻”，他是忠实的观众和支持者。五六岁时，爷爷每到一处，必带上“老傻”。幼小的“老傻”对那些戏装人儿看得很认真，而且用心把他们的一招一式记下来，到村场院边用柴禾棍，想法子重新画下来。后来他常常把生活中感到的新鲜事想法子画下来，并且养成习惯。所以在50年代当有人告诉大文学家“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说，北京有个大画家叫黄胄，听口音和他乡音差不多时，梁斌马上就想到莫非就是他那憨厚而聪颖、爱画戏子人的那个“老傻”小弟吗？可见黄胄从小是多么喜欢画画儿，才能给他已经阔别20多年的族兄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啊！

他这个见什么感兴趣的事和物就立刻记下来、画下来的习惯，日积月累使他的观察力日益长进，速写的技巧与日俱增。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才15岁，他就能以铅笔加水彩给父亲画下一张很像样的画像，这张画像日夜伴随着母亲和他们姊妹三个。

解放前一个从日本占领区逃难到大后方、又失去父亲的孤儿寡母，其生活之艰辛是可以想象的。黄胄没办法上中学了，更没有多余的钱买纸练习画画，他到姐夫所在工厂把人家要处理的账本要过来，订成速写本，画他喜欢的东西。那时有人说他画的速写多得要以麻袋装，可能这也有点夸张吧。解放后，他在兰州西北野战军作战士读物的美术记者和编辑时，每天清晨都蹲在黄河边上，画过来过去从黄河打水、挑水、驴车拉水的繁忙景象，一直画到上班。星期天他则是到街上画大人小孩。

黄胄大约在二十五六岁，那时应该说他是一名英俊的解放军艺术工作者，也是应该谈恋爱的时候了。据说当时，他爱上了一位清河毛纺厂的女工程师，长得挺漂亮的，这位女工程师也爱他的才华。每逢星期天他们也和别的恋人一样漫步细语在黄河之滨，沉浸在幸福之中。但是黄胄有一条改不了的“恶习”使这位女工程师不能容忍，就是黄胄看见感兴趣的场景时，就不再吱声，掏出速写本画他的速写了，把恋人晾在了一边。等到他画完了画儿，却找不着他的女工程师了。等找到女友时，他非常歉意的陪笑，并答应以后在陪她散步时不再当着人画画，他们又和好了。但是，没隔几天，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看见感兴趣的事和人，又不管女友高兴不高兴，又画起速写来了。女朋友责备他“像个耍猴的被人围观，真让人受不了”。他则说，不让他画画，

像个游荡的人，他更受不了。这样，最终因为黄胄改不了随时随地都忘不了画速写的习惯，终于和那位女朋友分手了。所以黄胄在1954年结婚后才几天，就郑重地告诉他的妻子：“搞了这一行，我像是中了邪，行、走、坐、卧不离这个……”“谁要是给吃好的、喝好的，就是不让我画画，我可能就会疯了。”

黄胄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失去了父亲，骤然间，贫穷残酷地掠走了继续上学的可能性。但凭借画速写的基本功，他一头钻到茶馆，说书场，贫民窟，在那里有他画不完的人物和题材，让他暂时也能忘记了贫穷和失学的苦恼。他每天都在画，那里就是他最好的美术学校。熟能生巧，画多了，他练就了看完对象就能默写的本事，但他还是要对着真人真景不断地画。他说：“在生活中观察情态特点固然重要，兴趣激情也十分重要。但作为一个画家，动手更重要。当时不动手，题材即插翅而走。真正有了画的冲动，应立即画下来，并且应该尽可能的画完整。主体、人物、动物要具体”。还说：“有人说我的画是由速写入手的，我认为这可能是对的”。速写是黄胄走向成功之路。1956年他参加中央慰问团去新疆慰问，在部队驻地画了很多战士和兄弟民族的老老少少。这些速写既生动又感人，引起了中央美院领导的重视，让他的速写在这个美术界的最高学府进行观摹展览，展出后引起当时国内专家、学者普遍的震惊和好评。当时正在争论美术教育怎样进行，黄胄的速写像一颗明亮的星出现在美术夜空。

文革期间，黄胄受到冲击，再也不能画画了。他曾暗下决心：有一天，如果他解放了，就去当木工或当绿化工人去修剪树条，远离给他及家人带来灾难的画画儿。但当他看到烈日把桃园的树叶晒得都耷



少女（速写）

1963年

39cm × 27cm

炎黄艺术馆藏

款：黄胄写



春兰

1961年

29cm × 35cm

黄胄美术基金会藏

款：春兰一九六一年草稿黄胄

此系黄胄为梁斌的小说《红旗谱》所画插图《春兰》的草稿。为完成插图创作，黄胄曾专门回到家乡河北保定地区写生。

拉下来而无人管，他独自拿上水管为花木浇水，麻雀、灰喜鹊迎着他歌唱来抢水喝时，又燃起了画它们的欲望。有时在浇水时碰到三、五只马蜂相互追逐，他捉住了怪模怪样的马蜂，把它放在斗室任其飞翔。乘此机会，他仔细地观察它们，前后左右地描写它们，又偷偷的以速写形式把它们勾画出来。这些小的生灵，不但给他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而且他们的形象日后屡次出现在黄胄小品的创作中。

也许黄胄真的是中了画画的魔。他的一位学生徐希谈过这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有一回我陪黄老师到养鸡场写生，跟了他一天，他整整画了一本半速写！画到最后，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觉得很累了，而黄老师跪在地上一画就是两个多小时！”——黄胄是用生命画速写的！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和精力，这正是他的速写打动人的根本原因。只要稍微给他以画画的条件，他就把它以前暗下的决心，全都忘得精光。

1973年初冬，他有机会去海南岛，并参加了西沙自卫战，渔民、舰艇、椰子树都是他不熟悉的，和新疆广阔的草原、骏马、小毛驴，完全是两回事，渔民和牧民是两种不同的脸型，体态和衣着也不一样，都得要认真认识和描绘。画好军舰、快艇其透视结构都要求十分严格，这一切都给黄胄以新的挑战，黄胄又以饱满的感情摸爬滚打，以各种办法来完成每一幅作品，四五个月中他完成了完整的速写600多幅。

也许可以这样说，黄胄最初是把速写当作他学习绘画的方法，他以速写形式提取生活中美的东西，为创作作准备。因为，他在生活中画的速写太多了，所以，他提炼出精练的线条，疏密有致，很美很真使人感到以这些线条组合的画幅，有时比画出来的主题画还要生动。

所以，他多次提出，画速写为了自己画水墨画，当然也可以当画欣赏，他说宁愿看自己的速写超过自己的作品。……“好的速写一可以用作创作，二可以欣赏，很多人的速写强过他的画”。

黄胄画驴

黄胄画驴，中外闻名。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以致朋友索画，非毛驴不可。说来也怪，毛驴这个看似最不起眼，甚至被常人视作蠢笨象征的动物，在黄胄的笔下却变成艺术珍品，有的还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有人问过黄胄，为什么那么喜爱画毛驴？黄胄回答说“毛驴确实很可爱，我很喜欢毛驴。……毛驴，高山、平原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草都可以吃，又耐寒，忍辱负重，从来就没有邀功请赏的，本身很可爱……。但是，我绝对没有说过我这一辈子只画毛驴，像人们似褒似贬地说我是‘画驴子的王’。我是人物画家，是以画好主题人物画为我的工作重点，而我所描写的多是西北兄弟民族生活，他们的劳动和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毛驴，毛驴是生活在那儿的人们离不开的劳动伙伴，拉粪、送粮，赶集串亲戚要靠毛驴来帮助。”“另一层，中国画的灵魂是笔墨韵味，要想掌握笔墨技巧，应该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进行演练，熟能生巧，以现代的话来说叫做‘实验田’。如果说我爱画毛驴，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是以毛驴作为我学习中国画笔墨技巧的‘实验田’？作为画家，我接触毛驴比较多，我喜欢它，越画越想画。”显然，黄胄是把毛驴作为人类的朋友，喜欢毛驴的性格，才把它作为艺术形

象的。早在解放前，黄胄上中学时就喜欢画毛驴，经常到骡马车行写生。解放后他长期生活在西北，接触更多。他为了深入了解毛驴的性情、生活，曾到塔里木盆地边上，观察人们骑着毛驴过沙漠。1955年，调到北京后住在莲花池，附近有一个兽医防疫站，常有些毛驴、骡马等着钉掌，他经常在那里观察、写生，画驴子的各种姿态，甚至连驴打滚的姿式也不放过。1979年黄胄带病到新疆深入生活时，在行进路上的田野里偶然碰到百头驴群，他竟不顾身患残疾，丢掉拐杖，一瘸一拐地奔向驴群，细致地观察每头驴的形态，成为他观察毛驴动态最集中、最丰富的一次。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地观察、摹写，使得他对毛驴的习性、形态了如指掌，画起来也就得心应手。“文革”后，黄胄画了一个新疆姑娘赶着五头毛驴送给作家曲波，曲波谈起来就赞不绝口：“五头毛驴其中一头小的在妈妈跟前撒着欢儿，那个活泼劲简直没法说，太好了。画面上柳条翠绿，毛驴驮载，姑娘在路上赶着，把人物、毛驴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富戏剧性的是，黄胄因为赠送给好友邓拓一幅百驴图，受到牵连，于文革初期被《解放军报》以《彻底批判三家村“黑驴贩子”》的文章点名批判。后来又让他在莲花池劳动基地喂毛驴、赶驴车卖豆腐。1972年又因为周总理说黄胄画的毛驴比真毛驴还值钱，为什么不让他画？从而使黄胄获得解放。黄胄人生沉浮竟和毛驴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由于造反派让他喂毛驴、赶驴车卖豆腐，给了黄胄更深入了解毛驴的习性，和毛驴建立深厚感情的机会。“每天凌晨五点，他就起床给毛驴喂草，然后就拉着毛驴磨头天晚上泡好的黄豆，到天亮别人起床时，他已经开始点豆腐、压豆腐了。……文革后期，毛驴和黄胄成



入睡(速写) 1979年 27cm × 40cm 炎黄艺术馆藏

款: 入睡一九七九年黄胄

1979年8月,黄胄的脊椎综合症稍有好转,即出院奔赴新疆作第五次访问写生,一去就是半年多,不顾病痛,踏上帕米尔高原。其间画了一大批写生稿,回京后以新疆为题材创作出一大批精品画。《入睡》即是当时写生稿之一。



理网(速写) 1984年 27cm × 40cm 黄胄美术基金会藏

款: 黄胄一九八四此为1984年夏福建沿海写生稿之一。

为朝夕相伴的朋友，他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毛驴的一切美德。他不止一次地给我讲，毛驴比一些人好得多。”（郑闻慧《炎黄痴子》）黄胄是那样热爱他喂养的毛驴，他吃啥就给毛驴吃啥，有时给它吃馒头，甚至水果糖，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毛驴深通人性，在送豆腐的路上有个小酒馆，每次走到此地，毛驴就会自动停下来让黄胄进去喝上两盅，暖暖身子。有时黄胄经过一天的劳累，回来的路上在车上睡着了，毛驴一声不吭地走回住地，等待他来卸车。1972年黄胄离开莲花池到外交部招待所画画，一天骑车路过皇亭子，碰到军事博物馆花房的师傅驾驴车拉粪，他和师傅们说了几句话就骑车走了，那毛驴突然抱起蹶子追了过去，路人齐喊：“小心点，驴车惊了！”黄胄见了闪到路旁，没想到毛驴拉着车，竟然停在黄胄面前不动了。黄胄一见是他喂过的毛驴，就用手抚摩它的背和脖子，别人走到跟前，发现黄胄在掉眼泪。正是经过这段难忘的磨练，毛驴的形象在黄胄心目中有了新的升华，他不只把毛驴作为自己心爱的朋友去歌颂，而是把这个艺术形象作为自己人格的象征。他在一幅《双驴图》上题了这样四句话：“其形蹇偃其质憨，那得媚骨声呢喃。粗粝负重蹒跚路，引吭啸傲天地间。”在另一幅上题曰：“生平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这正是黄胄做人的原则。

由于黄胄把毛驴作为一种高尚精神的象征，他笔下的毛驴富有灵气而不呆滞，充满生机而不死板，个个都是活灵活现的。黄胄画驴可以说达到了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境界。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刷刷几笔，一头活生生的毛驴便出现在你的面前。即使如此，他仍不满足，而是孜孜以求，不断提高。1986年他在新加坡南洋美专演讲时，

讲到这样一件事：他画了一幅毛驴，正在渡过沙漠。一位新疆朋友看见后，说他画得好，但是过不了沙漠。因为过沙漠的毛驴是不钉掌的，而他画的都钉了掌。黄胄听后深感自己观察的还不细致，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这就是黄胄的敬业精神啊！

有人说黄胄胸中自有万头驴，这话一点也不假。其实他胸中何止万头驴！一幅画上画三五头，十来头神态各异的毛驴，那还不算难。而一口气画出百头驴的长卷，没有一头是重复的，那是非常非常难的。黄胄先后竟画过好几幅百驴图。上百头毛驴，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活泼调皮，有的昂首远眺，有的低头不语，真是栩栩如生，精妙绝伦。其中一幅由邓小平带到日本，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天皇裕仁，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据外电报道，日本为此准备了一个长案，在上面展视。那是1978年，为签订中日友好条约，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绘制国礼画的任务便落在了黄胄身上。当时，他在因患脊椎综合症住在友谊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手滞目僵”，握笔都很困难。接此重任后，他毫不推辞，站不起来就坐在病榻上，在一个很小的画架子上，忍着巨痛，一头头画下去，终于克服困难完成了巨幅国礼画《百驴图》。它既为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增添了光彩，又可作为黄胄一生画驴的纪念丰碑。

创作源于生活，成功来自勤奋

1949年春天，西安解放后，黄胄由人推荐参加了西北野战军，被分配到西北画报社。24岁的他，从一个到处漂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

社会青年，来到解放军这个大家庭，穿上部队发的布军装，无忧无虑、精神抖擞的到基层连队，画那里的好人好事。连队里的战士，个个都是那样健康可爱，处处充满朝气，这不仅给他提供了画也画不完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崭新的生活也给黄胄以教育。他从心里喜欢战士们，他清楚的知道表现连队官兵美好的形象和高尚情操，以及他们的感人事迹，这是他作为军队一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和战士们一起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和他们一起去参加剿匪战斗和土改运动，通过这些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更深切了解到西北农民的苦难生活，西北广大人民在马步芳、马鸿逵封建割据势力压榨下，生活过得是多么艰难困苦。有的农民到了冬天，只能坐在以牛粪烧热的沙土里，抱着狗取暖，度过寒冷的冬天。面对这一切，使黄胄心情无法平静，祖国必须强大，民族必须振兴，那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必须改变，黄胄这样想着。早在1947年黄胄就在雍华杂志上以梁叶子笔名写过：“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辟自己的美的艺术领域，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饱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可以作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如今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更是有责任以画笔描写出获得解放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劳动、战斗所取得的幸福生活。面对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有取之不竭的创作题材，也有画不完的典型人物，除了睡觉吃饭和必要的政治活动，他差不多都是在专心画画，所以他的绘画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后来他调到兰州西北军区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那个图文并茂的刊物，每月都要按时出版，送到各个连队，而刊物上重要的连



杂技表演（速写）

1961 年

41cm × 23cm

炎黄艺术馆藏

款：黄胄画